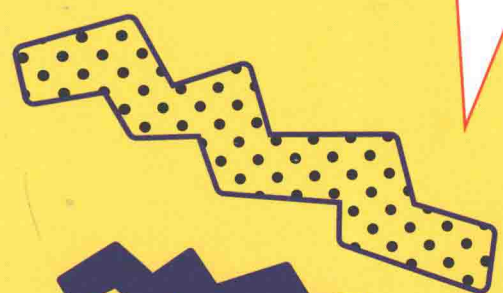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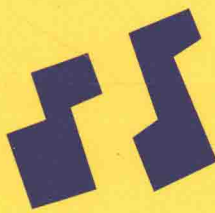


余生 皆假期

伊坂幸太郎

Kotaro
Isaka 02

BOOKS
第



残り全部バージョン



余生皆假期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吕灵芝 译

NOKORI ZENBU VACATION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13 by Kotaro Isaka / Cork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ueisha Inc.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otaro Isaka arranged through Cork, Inc.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余生皆假期 / (日)伊坂幸太郎著; 吕灵芝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133-1534-0

I. ①余… II. ①伊… ②吕…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6891 号



余生皆假期

(日)伊坂幸太郎 著; 吕灵芝 译

责任编辑: 邹 璠

特约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15千字

版 次: 2015年2月第一版 2015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534-0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 | | |
|-----|-------------|
| 1 | 第一章 余生皆假期 |
| 43 | 第二章 超光速粒子战争 |
| 83 | 第三章 盘检 |
| 113 | 第四章 小兵 |
| 159 | 第五章 飞起来也是八分 |

第一章 余生皆假期

★ 一家人

“其实,老爸我有外遇了。”与我面对面坐在餐桌旁的父亲说。他那爽朗的样子,就像兴奋地宣称“我折了一根樱花枝”的天真少年似的。“对方是公司后勤部的女孩子,今年二十九岁,单身。”

搬运父亲行李的搬家公司下午两点过来,此时房间角落里堆满了纸箱。我们坐在餐桌旁,我左边是母亲,对面是父亲。这是我们一向的位置,但这个“一向”还有一个小时就要终结了。

这里是公寓的十五楼。父亲十七年前买下这里的时候——也就是我出生前不久——还是附近最高层的楼房。价格实惠房间又多,日照也很好,无疑是个难得的好房子。但如今墙壁满是污渍,窗户对面新建起的高层楼房遮住了我们的阳光,变成很难找到什么优点的状态。

“你那个啊,”我无力地挠着脸说,“外遇的事情,早就不能算秘密了吧。你觉得我们是被谁害得要搬家的?”

这间公寓对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太大了。价格实惠、房间多此时却沦落为了缺点。所以我们决定卖掉它。

因为早已做好了搬家的准备,只等搬家公司过来,所以——“反正今天开始早坂家就要散伙了,不如我们利用剩下的时间一

人说一个秘密吧。”母亲提议道。

“那我也没办法啊。”父亲的头发短得几近光头。他似乎觉得，与其东遮西掩那些不争气的脱发，还不如一并都剪了去。凸起的肚子惨不忍睹，脸上到处是不均匀的色素沉淀，无论怎么看，他都是个集合了四十五六岁的男人所有可悲之处的人。

“说到秘密，我也就只有外遇了啊。”父亲说。

“你总得想出一个来吧。”母亲露出浅浅的笑容说，“好吧，接下来轮到沙希了。”她转向我，“你有什么家人不知道的秘密吗？”

“真麻烦啊。”我摆弄着电话。“在重要的家族聚会上别玩手机好吗？”父亲说我，但被我无视了。“就那个吧。半年前的暑假，我不是到海边住了一晚上吗？我当时跟你们说是和美佳她们去，其实根本不是。我是和男孩子一起去的。”

手机发出收到短信的轻快旋律，巧的是，发短信的人正是与我去海边住了一晚的古田健斗。我坐在餐桌旁摆弄手机。“很闲，要出去吗？”短信的内容。我飞快地回复。平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好啊”，现在却回了“现在正在开最后的家庭会议，下次吧”。

“这不行。”听到母亲的声音。

我合上手机，抬起头。“什么不行啊？”

“因为你那根本不算秘密。妈妈可是知道的哦。跟你一起去过夜的是古田君吧？”

“是啊，就是古田吧。爸爸也在家门口见过他一次。”父亲也说。我跟母亲提到过他的名字，却不记得对父亲说过，所以当父

亲扬扬自得地对他直呼其名时，我内心产生了动摇，动摇又引来了更大的怒火。“烦死了。”

“都到最后了，不如说说我不知道的沙希的秘密吧。”母亲今年四十五岁，脸上的皱纹逐渐增多，皮肤实在不算好，腰间的赘肉也愈发明显。她平时也不爱打扮，但好在性情安逸，爱整洁，因此看上去既像个有气质的老女人，又像个天真的少女。

“什么最后不最后的，我只是住到高中的宿舍里，以后还是能随时见到妈妈的呀。”

“是啊，只要想见就能见到呢。”父亲死皮赖脸地附和，但我马上补充了一句“跟你是最后一次了”，打断了他的企图。

“话说回来，妈妈你快把新家的地址告诉我啊。”

“以后再说。反正都有手机，随时能够联系。”办完离婚手续后，母亲的动作异常迅速，瞬间就决定了搬家地点，一下子就找好了搬家公司，还对我们保密了地址。这跟父亲“老爸今后就一个人住在这个地方了，你想来随时可以来哦”，还塞给我一张认真得有点可笑的手绘地图之举完全是天壤之别。

“哦。”父亲突然发出遭到突袭一样的声音。我正奇怪发生什么事了，却见他盯着餐桌上振动的电话。不知为何，父亲一直喜欢用小灵通，而不是手机。可能是因为便宜，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外遇对象也在用小灵通，总之就是类似的无聊理由吧。

“来短信了。”

“外遇对象发的？”我不留情面地讽刺道。

“不是啦。”父亲露出寂寞的表情，“这是怎么回事儿，没有发件人地址。啊，原来是从电话号码发过来的。^①”他喃喃自语道。

“家庭聚会时不要玩手机啊。”

“这不是手机，是小灵通。”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狡辩，眼睛却依旧看着短信内容。

“什么短信？”母亲询问的态度真温柔，我不禁想。

“我看看。”我探出身子，一把抢过父亲的小灵通。液晶屏幕上显示出短信的内容。

我用随号发了个短信，不如我们做朋友吧。一起开车兜风，一起吃饭。

“原来是那种玩意儿啊。”我嗤笑道。

“什么是随号？”

“随便一个号码的意思。随便编一串号码发的短信。这个电话号码，你认识吗？”短信上还留有送信人的号码。

“不认识、不认识。”父亲理所当然地摇头道，“这是不是人家说的什么交友网站之类的东西？这算是骚扰短信吧。”

我故意像捏着死耗子的尾巴一样捏着小灵通，还给父亲。

“应该是垃圾邮件吧，虽然有的邮件目的是把你骗到网站上去，但这个肯定不是。搞不好真是跟你搭讪的。总之就是很可疑。”

^①日本普遍使用手机邮箱收发短信，在注册手机时，每人会得到一个手机号码和一个邮箱地址。用手机号码发送短信也可以，但很多手机默认不提示号码。

从短信的内容看，明显是男人诱惑女人的文字。但这些蹩脚的文字不巧被发送到了正面临家庭破碎的中年男人手上，我不禁开始同情那个发短信的男人，觉得他太倒霉了。

“只要不理他就没事了。”

父亲却死死地盯住那条短信。

“喂，你听到了吗？我叫你无视它，无视。”

“哦。”他敷衍道。

我无奈地看向母亲，她既不气恼，也不微笑，而是静静地看着自己的丈夫。不，他们已经签了离婚协议，所以是前夫。总之，她就那样看着这个一起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男人。

“那个……”不一会儿，父亲小声说。

“怎么了？”我不耐烦地问。

“老爸我啊，想要个朋友。”

“啊？”

“我能回复这个短信吗？”父亲可怜兮兮地说完，又盯着手上的小灵通。

“回复？你是傻瓜吗？发短信的肯定是个年轻男人，人家根本不想同你这种大叔交朋友。”

“人家好像要带我去兜风哦。”

“那是在搭讪女孩子的好吧！”我粗声大气地指正道。

父亲的声音和反应看起来意外地认真，让我害怕他是真心这么想的。

“我能回复吗？”

“别干蠢事了。”

“有什么不可以的？”母亲突然笑着说。

“妈，你在说什么呢！”

母亲站起来，消失在厨房里，很快拿了一块抹布出来，把餐桌擦拭干净。在处理掉冰箱，卖掉电视机后，这已经是家里唯一的家具了。

“那不如，”母亲在父亲身旁擦着桌子说，“你回复他，问问清楚吧。”

“啊，问什么？”父亲已经迫不及待地按下按键，开始回复了。

“你先问问，兜风的车能坐几个人？”

“什么意思？”父亲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再问问吃饭的事情，最好不要是中餐。沙希一吃油腻的食物就会得过过敏性皮炎。”

“搞什么啊？！”我无法理解母亲的真实意图，不由得皱紧了眉头，“什么意思？”

“喂，喂。”父亲困惑地说，“我们大家都去吗？”

母亲露出了理所当然的微笑。

“这肯定不可能的。”我恶狠狠地说，同时父亲也发出“那是我的朋友啊”之类的抱怨。

☆ 年轻男子

“开搞吧。”驾驶席的沟口先生说。我在副驾上，再次确认安全带系好了。他踩下刹车，车速缓缓降了下来。沟口先生已经驾

轻就熟了。在狭窄的单行道上，后面的车明显受不了我们缓慢的车速，时不时地找机会想超车，我从后视镜中清楚地观察到了那辆车的企图。我们走的这个方向车辆稀少，与之相对，反方向的交通就十分繁忙，因此后面的车应该很难找到机会超过我们。

沟口先生看了好几次后视镜，左手一直握着手刹，然后拉了起来。

我们的车尖叫一声，迅速减速。与此同时，我感到身后传来一阵猛烈的冲击，车身后部响起被撞凹陷的声音。跟往常一样，我的身体剧烈摇晃，车子又发出一声尖叫，停了下来。霎时间，周围陷入一片静寂。我重整姿势打开副驾的车门，跳了出去。

与我们追尾的是一辆白色高档国产车。

我敲着驾驶席的车窗，叫司机下来。

司机还没从突如其来的撞击中反应过来。那是个四十多岁，留着一嘴胡子的男人。我不禁想，这男人真不讨喜。中年男人的裤子上系着两根吊带，我从没觉得谁穿吊带好看，唯独这个男人歪打正着，竟那么适合。我实在看不出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只见那讨厌的中年男人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平时的他，很可能是那种在俱乐部或高级酒吧里在女人面前装模作样、侃侃而谈的人。

我继续敲窗子，不一会儿，车窗降了下来。

“你干吗撞我们的车啊！”我凶巴巴地说。

“不。因为你的车没亮刹车灯，我不知道要停车。”男人表情僵硬，但还是辩解道。

“什么刹车灯啊，狗屁的，你给我下来再说。你意思是说我们车上的灯坏了吗？怀疑我们车况不良吗？”我们是用手刹停下来的，刹车灯当然不会亮。

“不是的。”已经慌了神的司机不情不愿地下了车。

“唉，你这人，撞得也太狠了点。”沟口先生走到我身边。乍一看他干瘦干瘦的，虽然面相很凶，但整体感觉像个公司小职员。其实从十几岁起，他就接受专业的运动员训练，浑身的肌肉结实得很。我曾经好几次目睹他用关节技将比自己高大许多的男人轻松搞定。至于他的脸，一双眼睛尤其锐利，就像要把别人一口吞掉一样。他一皱眉就把小孩子吓哭的光景，我见过不少次了，就连大人，看到他那样的眼神大多也会吓得眼泪直打转。

“我拜托你，好好保持车距行不行？听好了，所谓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距离感啊。”

“你要怎么赔偿我们啊？”我粗鲁地质问。这些都是早已用惯的台词，根本不用经过大脑就能说出来了。

“能跟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说吗？”那个讨人厌的男人明显已陷入混乱，但还是主张先报警，然后通过保险公司来商量赔偿问题。

真麻烦啊，我想。连我都开始烦躁了，想必沟口先生现在比我还要烦躁。

“我说你啊，真觉得我们是无所事事的闲人吗？老子现在急着有事，哪儿来的时间跟你等警察，确认事故责任？你还要我跟保险负责人说？别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闲好吗？我们看上去像无

所事事的人吗？我们的时间可是按刻度计算的。”

“啊？”

男人正要反问，我马上补充道：“是按分钟啊！按分钟计算的。我们的工作是分秒必争的。”

“总之，你先把驾照拿出来。”沟口先生压低了声音。

我也伸手催促道：“快，拿出来。”讨厌的男人一时无言，似乎想找个理由拒绝。“快，拿出来。”我又催促道。过了一会儿，驾照就到了我手上。我从口袋里掏出数码相机，拍了张照片，把地址、姓名和脸都照了进去。这人名叫“丸尾仁德”。

“怎么看起来像夹着尾巴逃走的人会用名字啊。”我话音刚落，沟口先生就把脸凑过来。“仁德不是怀仁尚德的意思吗？那怎么能把别人的车给撞坏呢！”他说，“等我算好修理费会给你打电话，你把号码告诉我。”

对方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意志，乖乖地在我递出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手机号码。我马上用手机拨了一遍，讨厌男的口袋里响起电话铃声。看来不是瞎编的。讨厌男已经失魂落魄了。

两个小时后，我在某陈旧居住区的公园沙坑里，跟一个小孩待在一起。这小孩不知是三岁还是四岁，我们头一次见面，彼此连名字都不知道。不过他时不时会说诸如“小新要用这个了”的话，用“小新”来代替第一人称。所以我猜，他应该就叫小新吧。

他抄起小小的塑料铲子，在沙坑里挖掘。我们堆起一座沙山，又一起挖了个隧道，在隧道里握手。小新叫着“好痒哦”，然后

笑了起来。

我们一起玩了十五分钟左右，公园入口附近出现了一个女人。她一头短发，穿着针织开衫。乍一看很年轻，但也可能已经四十好几了。

“小新，你看，是不是妈妈来了？”我轻轻拍了拍正忙着玩沙子的小朋友。他弹簧似的猛地抬起头，很快就看到了妈妈，然后挥起手来。

“妈妈——”他天真无邪地叫了一声，然后又低头堆起了沙子。

不知何时，沟口先生站在了小新妈妈身边。他看着我们，嘴里说着什么。我当然听不到内容，但大致能猜出来。

“小新真可爱呀。你看，他身边那个是我的部下。我给他发出了到沙坑陪小新一起玩的指示，所以他们现在玩得很开心。可一旦我再发出不同的命令，他就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了哦。当然，我一点都不想对他发出不同的命令，因为小新实在是太可爱了呀。所以，真的，算我求你了，上次那件事就别再追究了，好吗？”

其实沟口先生根本不知道这女人是谁。

“上次那件事就别再追究了好吗”，这是她当记者时使用的口头禅。虽然不知道她是什么记者，但终究是记者。对方是政客的时候，使用的台词也差不多。如果是某块土地的所有人，最后的威胁语就可能变成“上次谈到的那个土地转让，能麻烦你考虑一下吗”？

女人以手掩口，呆立在原地。我无法想象她现在是什么心情。

“大哥哥，我做好了。”小新说。原来他堆好了一座可爱的沙山。

“哦哦，太厉害了，小新真棒。”

我瞥到沟口先生正在冲我钩手指头。我不着痕迹地点点头，跟小新简单道了别，离开了那里。

又过了一个小时，我跟沟口先生坐在快餐店里的窗边座位，店里很空，服务生好像都挺无所事事的。

“我们可真够勤快的。”沟口先生用汤匙舀起咖喱饭，边吃边说，“一早上已经干了两单活。”

连续完成了“从那个中年讨厌男那里勒索点钞票来”，以及“去威胁小新的母亲”这两项委托，沟口先生看起来心情很好。

“因为两个单子刚好离得挺近。”

“效率不错，我们运气也不错。”

“是啊。”

“要是平时都能这样就好了。”

“那两个单子一共能有多少钱啊？”我用手指捻起盘子里剩下的细意面，放进嘴里。

“跟平时没两样，也没几个钱。”沟口先生用汤匙将盘子里剩下的咖喱集中到一块。

从委托人那里得到的报酬，沟口先生拿七成，我拿三成，这是我们之间的规矩。我本来是个无业游民，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搞不好就要在漫画咖啡厅和钓到的女人家里混日子了，结果沟口先生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份工作。不夸张地说，他算是我的恩人。